花开着自己的花瓣，全然已经忘记自己的宿命。

阳光轻抚过花瓣的边缘，花懵懂的点点头。风拂过花的表面，“花啊，你别忘记啊。。。”

花醒了，慢慢的睁开自己的眼睛，看见了依然在自己身下煮茶的书童，她忘了自己是否见过眼前的白衣少年，又渐渐想睡过去。

白衣少年缓慢把自己的衣袖抚过渐黄的茶盘，盘上水滴浸过盘底古檀木的纹路。清茗依旧，香味沿着白衣少年的脸庞，蔓入了花的脉络。

花被这香味彻底惊醒了，她觉得自己仿佛在这清香中沐浴了春雨，香气沿着枝杈，氤氲了整颗桃树。

树上来了只鸟儿，是黄莺。黄莺如见旧人的侧视着白衣少年，少年依旧在茶香中望着不远处的山头。黄莺双脚跳到花的枝头上，在微风暖阳中整理着自己的羽毛，是不是把羽毛蹭到花的身上。

花被逗痒了，摇曳着自己垂头在少年额前，用自己的眼睛审视着眼前似曾相识的人。“又一年了。”少年轻轻对着围绕在他身前的茶气说，声音如此稚嫩，可听起来却像从古木的年轮里缠绕而出。

花被这声音惊的乱颤，她突然记起了，记起她上一次这样垂在白衣少年额头前，透在那一杯清冽的茶气香味里，记起来秋寒万里，少年才收起了目光，记起了她在少年回头的时候落入泥土。

他走了又来了，花又从自己的枝桠获得新生。

他用他包含岁月的眼睛含着闪花望着远处的山头，风吹过他的衣袂，吹散了茶的热气却没有使她变凉。

少年死了。。。